

山住萬年寺、經五ヶ年、以種歸當寺也、歸朝之時、得彼樹藁而種於香椎宮、建久元年也傳彼樹以種當寺也、榮西上人書云、今大和尚者、予幼少之時、兄弟二人、投以爲師、今暫別也、此菩提樹來我朝之最初也、

〔濟北集七原記銘〕菩提苗記

乙丑夏六月、京師水、三聖雲堂後、湖大激岸崩、主事者、斬庭樹、爲楸株、而防之、殿前有菩提樹、爲材、而並刑焉、予時在圓通、聞之、喟歎而言、道樹爭受、株材之厄乎、丙寅冬十月、移焉、之殿墀、撫杵痕、而悲、丁卯春三月辛亥、而杵痕、苗數牙、衆僧怪見、菩提苗也、相謂云、此樹植此庭者、數十歲、秋果滿地、未見春牙、況隔年而生、尤可怪、豈菩提樹不終否乎、傳聞印度、又爾、暴主虐截、復能萌出、和竺異域、果實同根、今茲苗牙、不亦遘乎、卽來室、請記、予曰、姑待之、夫陽和之覃、植物也、雖枯朽、或能發萌、所謂褪花菌耳、皆是也、異時潺暑蒸之、熾陽曠之、斯肥萌、儕褪菌、若又經盾日、受衰曠、外凋內貞、保幹養根、我記未晚耳矣、已而予畢書雲事、而間坐嚮之者、立側言之云、覺苗之誌時乎哉、予曰、姬魚語女、物若容思慕、何物適此樹、曩世尊於此下、殪邪寇、獲正悟、後代對此樹、如對調御、吾黨之人、縱欠培洒焉、加斬伐乎、甚矣哉、叔運之蕩昧也、又此樹、竺土猶不多有、況葱外乎、自從師子國、主金壇移、盛始出梵壤也、劉宋之初、求那跋陁羅携來、李唐中葉、道邃師介、于台嶠、趙宋淳熙之間、明庵游銀地、分移一枝、以爲傳法之信、自來布濩四海矣、嗚呼、未入貌嶼之前、東方之國、豈易視哉、金壇之設、可思矣、今充寰區、故或厄楸株乎、凡人貴寡賤多、不察所由、良可痛乎哉、或曰、其物不以多而賤、修多羅曰、微塵量恒沙數、佛雖多、不爲賤、今夫卉木中、與佛同號者、只此一株耳、塵沙之數、多多益貴、何賤之有、今之楸厄者、猶靈嶽之迹石也、金軀自若也、然則此苗、佗日扶疏、覆蔭祖庭、可鼓而需耳矣、系之以詩三章、章三句、

蔽芾覺樹、勿剪勿捨、婆伽所坐、蔽芾覺樹、勿剪勿墮、明庵所移、蔽芾覺樹、勿剪勿毀、虎關所記、嘉曆二年冬至後一日、住持某書、

〔半日閑話三〕安永七年閏七月頃、野島地藏、湯島天神にて開帳有地藏尊、江奉公人となれば、諸願